

一个湖北村庄的防疫故事：村医穿雨衣当防护服

原创 秦珍子 冰点周刊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图

截至1月26日8:50

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及各地卫健委通报，不完全统计

全国确诊1985例 (含港澳台)

治愈：**49例** (全国) **3例** (国际)

疑似：**2684例**

死亡：**56例** (全国)





今日预防知识贴：

医疗人员持续前线作战，如果有人需前往医院就诊，请互相理解，冷静沟通，拒绝恐慌。

已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1月23日	浙江	广东	湖南		
1月24日	湖北	安徽	天津	北京	上海
	重庆	四川	江西	云南	山东
	贵州	福建	广西	河北	江苏
1月25日	海南	新疆	黑龙江	河南	甘肃
	辽宁	山西	陕西	青海	吉林
	宁夏	内蒙古			

省市

确诊

治愈

死亡

湖北

1052 例

42 例

52 例

广东

78 例

2 例

浙江

62 例

1 例

重庆

57 例

湖南

69 例

北京

51 例

2 例

安徽

60 例

上海

40 例

1 例

1 例

河南

83 例

1 例

四川

28 例

山 东	39 例		
广 西	33 例		
海 南	19 例		
江 西	36 例		
福 建	18 例		
江 苏	18 例	1 例	
辽 宁	17 例		
陕 西	15 例		
云 南	11 例		
天 津	10 例		
黑龙江	9 例		1 例
河 北	8 例		1 例
内蒙古	2 例		
山 西	9 例		
贵 州	5 例		
吉 林	4 例		
甘 肃	4 例		
宁 夏	3 例		
新 疆	3 例		
青 海	1 例		
香 港	5 例		

香 港

3 例

台 湾

3 例

澳 门

2 例

国 外

确 诊

治 愈

死 亡

日 本

2 例

1 例

泰 国

4 例

2 例

韩 国

2 例

美 国

2 例

新加坡

3 例

越 南

2 例

法 国

3 例

尼泊尔

1 例

澳大利亚

4 例

马来西亚

3 例

中国青年报

青年网
youth.cn

中青在线

制图:程 璁 编辑:刘昶荣 胡 宁

作者 秦珍子

农历庚子年初一早上8点多，湖北村医张茹芳（应受访人要求化名）出门上班。她的防护装备是：一件雨衣、一双雨靴、一副平光眼镜。她在雨靴外又套了一双鞋套。晚辈笑她，“非主流混搭”。

丈夫建议她工作时戴上[摩托车头盔](#)，她试着戴了一下，感觉重，放弃了。

这是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的一个村子，距离武汉市200多公里。张茹芳所在的村医务室一共有两名医生，日常服务的村民则有两三千人。她在这里平静工作了几十年，直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她成为农村医疗体系应对疫情的末端环节。

从早上7点开始，村里的公共喇叭就不断以“命令式口吻”播音：禁止串门，禁止聚餐。村委会的灯又亮了一夜，24小时有人值班。

几天以来，到医务室看病的村民较往常减少，但来的人症状都比较类似，主要是发烧、咳嗽以及其他“看起来像感冒”的情况——考虑到防疫形势，没有此类症状的村民尽量避免去医务室。

大部分时间，张茹芳都在给看病的村民们普及新型肺炎病毒知识，“一种来源不明的病毒，初期症状和感冒差不多，但也可能不发烧”。有发热情况的，她赶紧让患者去镇卫生院或者县医院就诊，可以初步判断为普通感冒的，就给一些药品让在家观察，“防止在医院交叉感染”。

据她观察，村民的防护意识近几日明显提高。春节前“返乡潮”到来时，随着年轻人归来，[麻将馆](#)也火爆起来，需要抢位置或提前预定。如今，很少有人再去打麻将了，串门拜年的人也少了很多。来医务室的村民几乎都戴了口罩，甚至还有戴“N95”的。镇上的药店口罩“限购”，每天“可凭身份证登记购买”。

腊月二十九夜里，村干部们挨家挨户敲门，按照镇里传达的要求，发放“预防肺炎”的传单。每天，镇干部会挨村“巡逻”，去村委会、各村医务室查看，甚至会在路口劝退过年走亲访友的人。村干部会排查“返乡人员”和有红白喜事计划的家庭。有的村子每天“监控返乡

村民体温”，将记录上报。所有村庄按照镇上的应急通知，“红事一律取消，白事尽量从简”。荆州市级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酒店、宾馆无条件接受宴席、房间的退订退费”。

张茹芳所在的医务室平均每天接触患者及家属超过100人。全镇有10多个农村医务室，包括她在内，村医们向镇里提出需要防护服。“我一旦被感染，会感染很多人”，她解释。

最终，他们每人分到一套从县里协调来的防护服。防护服“很薄”，套在冬衣外容易破，且不能反复使用，“还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舍得穿。张茹芳如今就用雨衣雨靴代替防护服。谨慎起见，她上班时同时戴3个口罩，每隔几小时需要更换口罩时，她会取下紧贴面部的那一个，再在最外面戴上一个新的。靠着镇上分配的10个口罩，加医务室原来的一点储备，她和同事撑了3天，终于等到新供给。大年初二早上，她接到了镇上的通知，医疗物资已经到位，可以去镇卫生院领取。

此前，医疗物资紧缺是一个明显问题。张茹芳在外地工作的侄女对记者表示，除夕夜她的同乡们一直在通过社交网络呼吁，转发荆州市中心医院、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发布的“接受捐赠”公告。张的女儿曾向荆州市人民医院医生朋友求助，希望给母亲找来一套防护装备，却被告知“我连口罩都要去外面买，哪来的防护服”。有人在群里发了“用文件袋制作护目镜”的视频，张茹芳的丈夫看到了，去[给妻子找来了雨衣和摩托车头盔](#)。

对于“新型肺炎”，村民们的态度时而重视，时而轻视。美国“撤侨”的消息传来，引起一轮紧张；每天通报的“治愈患者”数量增加，紧张就又会缓解。武汉要建“小汤山”，大家的反应是：“医院装不下了吗？”一打听，四里八乡没有“确诊”的人，又觉得没事了。

张茹芳年轻时被派到城市“学医”，村老支书对她说：“我们要培养一个‘永久牌’，不是‘飞鸽牌’，一定要回到村里。”新型肺炎疫情出现后，家人劝她别去上班了，她犹豫过，还是去了，“都是乡亲，太熟悉了，不可能不去”。她坦言，一个人在家时也觉得很害怕，哭过好几次：“敌人是谁？敌人在哪？都不知道啊。手里也没有武器，搞不好还会连累全家人。”

但当穿上白大褂，她又觉得压力小一些，“这是我的职责”。

每天下班回到家，张茹芳会用84消毒液擦洗雨衣，用酒精擦拭钥匙、锁、门把手和她触摸过的家具。为了保护家人，她坚持在家里也戴着两层口罩，和家人分房而睡。全家人吃饭时用公筷分菜，并且尽量用一次性餐具。她会端着饭菜到远离丈夫和女儿的地方吃。

镇里进入了紧张的防疫状态。镇政府连轴转，没人过年休假。县城也是如此，初一晚上，有人在凌晨接到了镇领导发布的通知，告知各村要调用辖区内货车封闭路口，派专人把守，除应急救援车辆一律限行；各村连夜安排，“落实封闭自保行为，不谈条件，不谈报酬，战时状态，十万火急”。

此前，江陵县的防控指挥部已经连续发布1、2、3号通告，宣布实施包括公共交通线路停运、外地返乡人员健康登记、营业场所关闭、交通要道设置疫情检测点等措施。

初一早上，张茹芳出门前，门口就有村民来访，希望进屋看病，她没同意。但病人进家这种情况难以避免：她晚上一回家，又有老人为咳嗽的妻子而来，找她开药，打量她一番问道：“还戴着口罩？你怎么这么怕死！”

她早就想好了，接下来还要去镇上采购些一次性雨衣，“明天脑袋上一定要套个塑料袋”。

（本文由中国青年报独立出品，首发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及头条号，加入树木计划。）